



## 三十年踏實路 精益求精下一步

泰藝電子營運總監李同德 vs . 總經理饒增富

文·張苑倫 圖·李同德/饒增富

同為電物系六四級的李同德與饒增富兩位學長，原先在畢業後各奔東西，因為懷抱著「值得一試」的工作熱忱，而先後加入了泰電公司，至今已相識三十多年的老同學、合作超過二十年的工作伙伴，承襲了交大踏實校風，著重技術本位、講求基礎的他們，也正努力帶領著由泰電獨立而出的泰藝電子更向上一層樓發展著。對於當時在博愛校區空間小但情感緊密的那段歲月，仍是他們至今珍惜的回憶。這次邀請到兩位學長和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故事，而身為後輩的我們，也從中稍稍窺得了當時交大校園生活的模樣呢！

## 校園小 學業大 忙碌緊密的課程

問：兩位學長畢業三十多年，對學校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麼？

饒：印象深刻喔，就是「學校很小」！（註：當時為博愛校區）我想我們那時代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同感，因為學校很小，剛進去時很懷疑這是「大學」嗎？哈！

李：（點頭）站在前門就可以看到後門。

饒：博愛校區不是跟新竹中學很近嗎？我是高中時對竹中有點瞭解，一來交大時，覺得好像比竹中還小耶！人數也不多，我記得當時好像九百多人吧，真的很像是高中的感覺。

李：九百多還是連研究所學生、教授、職員、工友什麼的全部算進去的唷！全校之間差不多都認識，而且我覺得交大同學好像共通的特色就是比較窮（大笑）。我每次要回家，在火車站等車的時候就看得出來哪些學生是交大的、哪些是清大的。

問：（驚訝）真的嗎，怎麼說？



▲ 李同德學長與張海屏學長，民國六十四年於竹銘館前拍畢業照。

李：交大的就是短褲涼鞋，啊，講難聽點就是穿得很破爛（笑），都坐慢車；清大的就穿得比較「正統」，是坐對號快車。可能因為那時清大是理學院、交大是工學院，所以會來念交大的，可能都打算一畢業就去工作；會去念清大可能就是家境比較好，打算畢業後走學術或者再出國留學這樣，所以填志願的時候就有點「過濾」了，因此從學生的氣質也感覺得出來——交大學生比較窮（饒點頭：對對對！）那時我們班上同學也沒幾個有錢的，很多都是南部鄉下來的，像我這種雖然是住台北，可是也沒好到哪裡去（笑）。我會選交大也是因為覺得念工科的畢業以後比較好找工作。

饒：我也是，像我志願就完全沒填清大。

問：那有沒有懷念的老師？

李：老包吧！教力學的包白水

教授。

**饒：**（點頭）他教學很認真，而且上課不用看課本，東西都在腦袋瓜裡，然後就可以滔滔不絕一直猛講，結果台下每個同學都得拼命猛抄。考試都是不分系的會考，因為一整個年級的力學都是他教的，所以統一命題，都是晚上考試，整個竹銘館燈火通明。考試前老包會給我們很多講義，教科書也有兩三本，同學們就開始分工，第一次考試前，大家都很認真準備題庫的東西，至少有五六十題（懊惱貌），後來發現實際的考題，根本只會有一兩題從題庫出來，哈！

**李：**不過我們在產業做那麼久，最常用的還是力學。基本上那時候四個系就是一個大電機系嘛，學的東西都很接近。對了，還有教電磁學的黃廣志老師，從上課講到下課一直在導公式，導到最後我在台下都不曉得他在講什麼（苦笑）。

**饒：**可是我覺得他教得不錯啊，我電磁學學得還不錯。

**李：**（大笑）可是我都聽不懂！

**饒：**黃廣志老師還會國術，上課有時候會打拳給我們看，後來他當了電物系的主任。

**李：**張俊彥教授那時是我們班導，台灣第一個工學博士，管半導體實驗室。

**饒：**那時全台灣只有交大有半導體實驗室，我們大四以後也開始進去做電晶體，電晶體做完要有放大率，結果我們那組做完甚至還小於一，我們自己都覺得很慚愧（笑）；大一暑假時還有工廠實習課，就是做電焊，敲敲打打（**李：**好像是要我們用車床做個大螺絲丁），我們沒技巧，每次我們一焊就短路黏住，我記得還有同學被嚇到。

**李：**而且可能因為人數少，老師也跟我們打成一片，很多老師都是剛畢業從國外回來的。

**饒：**對啊，學生還會乖乖穿長褲，結果老師們反而都穿短褲跟涼鞋就來上課了（笑）。

**李：**而且涼鞋還是十塊錢一雙的那種（笑），把後面的帶子拿掉就是脫鞋了。

**饒：**我印象深刻還有大一化學，當時老師不太會教，加上化學課本裡有特別多文言文型的敘述文字，一個晚上念懂沒有三頁，雖然不至於不及格，但就是很痛苦（苦笑）；還有國父思想，高中唸過大學還要再上，教課的老教授不太點名、也不在意我們打瞌睡，本以為很輕鬆，可是第一次考試我們都嚇到了，考課本文字的填空題，而且不是關鍵字，是填那種很沒重點的字。基本上我們能考上交大的，高中時三民主義也不會念得太差，可是那次考得都不好，後來就有認真一點念了，我還記得有一個電工系的考了快一百分，大家都很佩服他。

**饒：**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）我喔，只要考試前全部有看懂就很高興了啦，就覺



得這次「準備很充分」了，哈哈。我想趕快畢業出去做事，所以比較重視實務性的課，我們班好像只有我跟另一個同學去修邏輯電路，但那對我後來工作很有幫助。

**饒：**那時電腦不發達，但我們有上一門「數值計算」，其實是英文 numerical calculation 的意思，只有一個學期但是很好玩，教我們寫 basic 跟 FORTRAN，那時還沒有一般的 PC，可是交大有兩台 mini computer（**李：**王安 3300），有一個 terminal 連到 IBM，那是政府花大錢的，只有給高速公路局跟氣象局等少數單位用，連台大都沒有，交大算是特殊待遇。上機很好玩，一個人只有半小時，全班要上機的話都要排時間，我們又不熟打字，程式先寫好，半小時要打進去兩題，都很緊張。如果是 IBM 那台的話，就是先寫好拿去計中給他打在卡上，而且不能馬上知道結果，差不多要過了一個暑假才能去看到結果。

**李：**我記得是打完儲存在黃色紙卷上（**饒：**對對對！）下次就可以繼續讀進去。（轉頭看記者）唉呀，你們現在一定都沒看過這種東西啦！（笑）

## 成員少 感情多 單純也熱鬧的生活

**問：**學校生活有什麼有趣的事情沒有？

**李：**那時都住宿舍，同一個系都住在一起，其實就算是不同系也都住很接近。我印象很深就是來念交大第一天，白天就是家長帶我們來註冊、看看環境什麼的，爸媽回去後，當天晚上那個誰……（**饒：**張家剡啦！）就帶我們走路到新竹市區去看電影。



▲攝影於大三交大操場—當時同學們經常聚在一起踢足球，前排右三為饒增富，當年足球校隊守門員—沈孝本，若是在學校練球沈孝本同學總是會指派饒增富為守門員（個兒頭不高，學校的足球場較小，勉強還可以勝任），第二排左四為高耀煌同學現今為交大電信系教授。

那時候沒什麼分級制度，新竹的小電影院會偷偷插播一些限制級電影，我以前在台北也不知道這些東西，那天是頭一次看到，（**問：**所以那位學長是「在地人」囉？）不是耶，那個同學也不是

新竹人，不知道他怎麼知道的？住宿第一天就帶我們去了，每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，開了洋葷，真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哈哈！

**饒：**大一時住白宮（註：博愛校區一舍，因其白色外牆而多被當時同學以「白宮」稱之）晚上十二點就要熄燈，但大學生嘛，不願意那麼早睡，所以後來有要求教官讓我們不用關桌上的檯燈。

**李：**那時我記得餐廳一張飯票蓋滿一個月是三百六十塊，不吃的話前一天還可以去退錢，伙食還不錯，因為公家好像都有補貼的樣子，而且每隔一陣子還會加菜，每次到了加菜的日子，大家都會提早跑去搶菜。

**饒：**甚至還會跟教授要求提早個十分鐘下課-----這招剛開始是有效的，後來就沒用了-----因為大家都提早十分鐘去了，還不是一樣，哈哈！那時還有同學擔任「伙食委員」，我們班就有一個，有時還要早上五點多跟著廚房去市場採買食材。

大一時白宮一樓餐廳的早餐是兩塊錢，有豆漿饅頭小菜，中餐晚上各五塊，整個吃住都在學校；大二遇到石油危機，馬上就不是十二塊了，所有物價都漲了，好像就變成六百還是七百八了。

**李：**後來學校伙食相對就沒那麼划算，就比較常去外面吃，我記得我常吃外面自助餐賣的一種魚（**饒：**「剝皮魚」），就是現在的紅目鱸，那時算是比較「低階」的魚，沒什麼人要吃，一條只要五塊，我們也叫它學生魚，結果現在反而變得蠻貴的。

**問：**那時有參加什麼課外活動嗎？

**饒：**我有跟班上同學玩橋牌，本來只是同學之間在玩，結果大三時去參加大專盃比賽還得了全國第二名。

**問：**那現在還有在玩嗎？

**饒：**（搖頭）沒辦法了，找不到「ㄅㄚˊ」啊！說起來真格的橋牌要四個人一組，所以總共要八個人才可以玩。畢業後就從橋牌淪為拱豬而已（大笑）。

**問：**那追女生呢？有什麼事蹟嗎？

**李：**交大女生很少，我們班有兩個，還算多了，後來轉走一個，現在聽說她們兩個好像都在美國吧，不過都跟我們失聯了。

**饒：**我們有去過舞會，是班上家境最好的同學辦的，他爸爸是將軍，所以家裡比較大，會邀我們去開舞會，還會找輔大的女生過來聯誼，我記得他媽媽很親切，還會一直鼓勵我們去邀女生跳舞。

**李：**那時喔，跟女生接觸的話最常就是跨校聯誼吧，跟女生比較多的學校一起，郊遊啊烤肉什麼的。

**饒：**我在這方面不拿手喔，（指了一指）他比較厲害啦！



VS.





▲ 我們這一班，摘自 1975 年畢業紀念冊。

**李：**我老婆就是大二那時跟新竹師專（編按：現為新竹教育大學）聯誼時認識來的。

**饒：**他算是我們班在這方面比較有「成就」的人（笑）。

**李：**最有成就的是那個大三就結婚了的啦！

**饒：**我記得大三還是大四的時候你有一陣子生病很嚴重，女朋友還特別來宿舍探望，當時簡俊明跟你同寢。

**李：**（疑惑）有這件事嗎？

**饒：**我記得簡俊明當時晃到我們寢室來，神秘兮兮地說老李的女朋友來了。

**李：**（還是疑惑）真的有這件事嗎？我不記得自己生過什麼病啊！

**饒：**真的啦！（眾人笑）

## 各奔東西 因緣際會聚首於泰電

**問：**學長們可以簡介一下工作經歷嗎？

**李：**我畢業後其實本來想進 HP，但他們不要沒有工作經驗的我，我還記得我打電話去吵了半天（笑），可是本土廠商像聲寶、大同之類的也不要我這種不會講台語的，加上我自己也比較想進外商，當時新竹有一家美商的吉梯（GTE）電信我有去考，

電子學考幾乎滿分，但電腦概論考零分（大笑）！

負責考試的也是交大畢業的學長，還特地把我找去，要看一下考一科滿分一科零分是什麼人，哈哈。既然沒考上，我就跑去 RCA 公司的半導體部門做 Linear IC 測試的工作，在那邊學了很多。

**饒：**我剛開始在台中的美商台灣電子電腦 EMMT 公司做 maintenance 維護工程師，一去才發現很慘，因為要交接給我的那個工程師，在我去的第二天晚上參加同事幫他辦的歡送會，結果吃了海鮮犯過敏，第二天就沒來上班了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想辦法（哀怨貌）。

他們是分成小 group 來工作，所以你要帶下面的人，但我當時太嫩了，連那個電阻的色碼都沒辦法一看就知道是多少，還要默背色碼表黑棕紅橙…才算出紅是 2，還有吸錫槍我也不會用，結果還被生產線過來的技術小姐笑，還叫我要拜她為師。第一個禮拜就遇到要修 memory exerciser，開關就快要一百個，但我完全不知道怎麼修，因為連用都不會，只好把線路圖拿來看，有二十幾頁，我整整花了將近一個禮拜才修好，完全不是因為我懂原理，而是把另外一台好的拿來一一比對慢慢湊起來的。

**李：**我在 RCA 待一年後，民國 67 年就來這裡（泰晶電子——泰電電業電子部的前身），第一個開發的設備就是用兩顆 TTL IC 做了為錶晶調整頻率用的半自動控制。

**問：**那當時怎麼會想過來？

**李：**RCA 是外商，那時就已經開始實施一週只上五天班的制度了，結果有一個禮拜六的早上我起床看報紙，看到一個好小的廣告，是做石英的公司。那時台灣的石英因為有軍事通訊等用途的緣故，所以受政府管制，我想也許可以到這家公司要個免費的石英玩玩（笑），那個登廣告就是泰電電子。

結果來談了談，遇到兩個小我們兩屆但免服兵役的交大學弟也在這裡，正在 copy 國外的頻率合成器。那時泰電電業本來是做電纜的，但老闆從美國回來不想做父親的事業，剛好那時石英電子錶剛出來，他覺得裡面的石英很有前途，就決定做這個。我參觀了一下，覺得好佩服啊！讚嘆這家公司可以搞出這種東西來，所以我沒事先跟老婆商量就決定跳槽過來了，理由就是為了「這家公司做的產品真好玩」！（大笑）



▲ 畢業囉！電物64級！身高最高的李同德學長，負責舉班牌。



**饒：**老李進來得很早，我則是民國 73 年才進來的，晚他六七年。我從 EMMT 後來考進大同公司，被分到旗下的福華電子去做電視的 tuner。後來就是老李找我來泰電。

**李：**（笑）因為我一個人搞技術太孤單了，趕快找一下人來陪我啊！那時候 crystal 部門要擴大，要接工廠，還有製程產品的開發等等。

**饒：**我來看了一下，覺得儀器這塊跟我在 EMMT 還有福華電子做的有相關，那時也覺得蠻有趣的。泰電的老闆是台大電機畢業，他對技術的東西很有興趣，那時候儀器部門都是自己做儀器，都沒有向外面買技術、買 know-how，都是自己做。

**李：**全部都是「閉門造車」啦（笑），不然就是去日本拜訪設備供應商啊，東看看西看看，看回來就自己做。

**饒：**我來以後就負責儀器這塊，也跟剛去 EMMT 的狀況很像，這些軟體我都不會，我記得老李那時給我一本 8048 的 data book，書皮是藍色的我都還記得（笑）。前面有十來頁講了一些理論，我看了兩天，書的內容翻過來翻過去，兩天下來每個英文字是看懂了，但仍然一點概念都沒有，很像天書，難過的要死（苦笑），後來老李給我講解了一小時，幾個重要的觀念懂了，後面就比較 OK。

**問：**所以當時沒有被嚇跑？

**饒：**反正覺得遇到困難也是好玩嘛！

## 以技術為最佳基礎 著力於自有品牌的推廣

**李：**（豁達）對啊，反正好玩啦，遇到問題再去學就好啦。我們公司搞的都是技術，一開始我們也都不懂，（想了一下）不過說不定就是因為不懂所以也不知道害怕、才敢去做（笑），現在回顧起來才發現我們已經跨越了一層又一層的小山，記得

園區全友（台灣最早做掃描器）的董事長來參觀時跟我們說，「你們這個才是 high tech」。

**饒：**像英業達的 calculator 上面附帶的時鐘要測準確度，必須很精準，光是材料費可能就佔成本的 85% 以上，他們早先都向瑞士買測試設備。我們公司有一個 Quartz Watch Analyzer (QWA) 時鐘分析儀，拿去給英



▲ 攝於 2006 年上海市朱家角。饒增富學長與妻子合照。



業達看，他們一看就「哇～」超級佩服，很驚訝原來台灣也能做出來。

**李：**我們這些交大苦出來的都是著重技術，其實現在還是有很多東西要學，不過學校教得基礎觀念還是最最重要的，像在工廠我常叫底下工程師把歐姆定律好好想清楚（笑）。可是慢慢做到高階主管之後才發現，經營公司不是只有技術，還有管理、不



▲2005年李同德學長全家出遊北海道

只有管理，還有財務、不只有財物，還有業務…哈哈！我們搞技術出身的，都覺得技術的事情還比較單純，但是管理跟業務這種跟「人」有關的部分就比較困難。

**饒：**對啊，好比人要怎麼帶，還有產業的動向你要能判斷等等，有些要靠知識，有些要靠直覺。

**李：**我們一路走來也跟台灣電子產業的發展相似，一開始就是會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先製造、先模仿，然後慢慢地做出自己的東西，代工給別人去賣，漸漸地發現這樣不行，所以開始打自有品牌。最早就是研發、製造、管理，才開始有人事、業務、財務等等問題，一間公司有很多東西要弄。泰電是台灣早期典型的家族企業，難免有一些家族企業的包袱，2000年泰電的電子部分出來成立泰藝電子公司，才成為員工入股、公開發行的公司，家族裡只剩我們董事長，現在是獨立專業經營，我們真正要負起經營上的責任，所以那時後我就跑去念MBA了，因為公司經營的問題已經不是在技術上了。

**饒：**我們公司是很早就有自己的logo，不過真正在推自有品牌是2000年之後，主要生產基地除了台灣樹林廠外還有南京和深圳兩大工廠，員工近一千五百人。去年初又併購了兩家美國專門製造高精度 SC-cut crystal的Colorado Crystal Corporation (位於Love Land, CO) 和Oven Controlled Crystal Oscillator(OCXO)的Isotemp Research, Inc. (位於Charlottesville, VA)。老李也負責此兩公司的營運，過去一年時間大部份時間都待在美國。



**李：**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。在美商當工程師時，從沒料到有一天會成為美國公司的負責人，還要用英文跟美國員工談中美兩地之文化差異，臺灣母公司的經營理念，以及公司的遠景(Vision)，來鼓舞員工士氣。

以前是九成賣給別人，現在倒過來，九成是自有品牌。所以我們下一步希望能上市上櫃的里程碑，這樣我們可以趕快找到更多人才，將來募集資本也比較容易，但第一個募集比較重要，我們真的要人才，不然一般人比較不喜歡加入家族企業。

## 憂心斷層 歡迎後進新血加入

**問：**同學一起合作的好處？

**李：**比較容易溝通，價值觀也接近，我們都很重視腳踏實地地做，因為交大也是這樣的校風。



▲ 攝於1991年日本迪士尼海洋公園。饒增富學長與其兒子合照。左一大兒子目前就讀交大。

**饒：**而且以前在學校朝夕相處，同學間不分省籍，都處得不錯，以前在學校就是即使有什麼問題，也可以公開提出來講，所以現在在公司裡也一樣，不會有什麼勾心鬥角，這也是我們公司的風格。所以我們也要在這裡呼籲一下，希望30到40歲左右的學弟來加入我們。

以前我們遇到問題就是習慣自己解決，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自己來，所以一旦我們現在轉做管理，下面的人就比較斷層，所以我們現在很積極的想要找人

**李：**我們這個產業是蠻紮實的，已經做了三十年，我們認為再發展三十年沒有問題，目前唯一的競爭大概是日本。

**饒：**目前最先進的設備還是日本的，一些IC 或者陶瓷的 base，技術跟設備材料主要還是掌握在日本，但台灣不會因此就沒競爭力，像台積電的矽晶材料、設備也都不是台灣自己的，也是要從美國或日本買，但是台積電還是有他世界第一的地方，所以不是說我們就一定會輸日本；另一方面，我們的客戶都是 IC 業界、通訊產業、汽車產業等等 ---IT 製造不用說，台灣是 No.1；低階的通訊業也是台灣替 CISCO、日本富士通等大廠在製造。所以我們的主要客戶就在台灣，所以比起日本我們當然也有優勢。

我們在十幾年前還算是台灣石英產業的 No.1，後來被超越了，就是因為我們都是工程師想法，不會做生意的關係啦（笑），事實上營運一個公司真的還包含很多層面，前幾年開始我們終於覺醒了。

**李：**這幾年我們的自有品牌也都打進世界通訊大廠，如西門子、Alcatel、Nokia 等都是我們客戶，雖然我們走品牌的起點是慢了一點，但這幾年下來也已經有不錯成績。

**饒：**台灣石英產業在五年內的規模就可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最大，所以這個產業非常有前景（李頻頻點頭）。

**李：**我們公司技術很紮實 ---- 因為我們前面三十年都在搞這個（笑）。所以現在要走行銷，其實是因為技術搞太快，已經差不多了，哈，所以現在要搞市場。

**饒：**TFT 產業現在是比我們大，但我們基礎比較紮實，我們的長處一是技術背景，光用行銷手段經營公司是不可能的，技術還是核心；二是我們的風格比較穩健踏實，可以走得長遠，雖然說我們的財務政策是比較保守，但這樣也比較安全，即使未來公司上市了我們還是會保有這些特色。我們的劣勢就是比較不懂經營啦，當初就是太專注搞技術，結果有點斷層了，所以我們現在也很希望趕快有新一代加入，來幫公司永續經營下去，我們在這邊要呼籲一下學弟妹加入。

**李：**不只是技術的喔，管理或者財務的我們都很歡迎，最好是三四十歲的中生代，上次看到一份報告說，一個企業能經營三十年以上的不到 1%，我們公司已經三十年了，也深信再走三十年沒有問題，所以很希望有比我們更優秀的人才可以進來，這樣我們前面三十年的努力才不會白費。這不是短跑了，現在是長跑接力賽，要在競爭環境上提昇公司

## 建議學弟妹把握青春 互勉老同學身體康健

**問：**現在還有再回交大嗎？

**李：**我常回去，我們班有兩個還留在學校，就是現在電物系的吳光雄教授，還有一個最近才退休的電信系高曜煌教授，我都會回去找他們，而且我後來有回去念科管所的學分班和 MBA 學位，那時已經畢業二十年，科管所跟我同班的都是小我二十幾屆



VS.





▲2006年李同德學長與美國廠員工出海 fishing

的學弟妹們。

**問：**覺得學校有什麼改變嗎？

**李：**第一個念頭就是，「怎麼那麼多人？」（笑），聽說博士班就有一千多人，每天都會看到「狂賀 X X X 通過…」的海報，這就是二十年的差異啊！

**饒：**我兒子現在念交大材工系大二，所以我現在比較常去交大。

**問：**所以是您鼓勵他去的嗎？

**饒：**我當時是真的有期望他去交大，因為他本來志願是台大物理，我一直問他「真的不考慮交大嗎？」，他都一直「嗯嗯嗯」不回答，哈哈！我覺得也是不能勉強啦，不過後來剛好考上交大，我也蠻高興的，有問過他念交大感想，他淡淡地說「還可以啦。」哈哈！

我也發現現在學生真的很多，我不知道其他校友的想法啦，但我覺得太大了，我還是比較懷念我們那時代的感覺（李點頭：環境很單純）。雖然說台大比較大，可是回頭讓我選，我還是比較喜歡交大，台大就是太大了所以相互之間比較沒有感情——雖然交大那時候九百個人是有點太小了，哈哈！應該是校園要大，但是人不要那麼多，這樣感情會比較緊密。

**問：**那這些年來彼此有什麼改變嗎？

**饒：**改變啊……（想了一下）我覺得你胖多了，哈哈！

**李：**（點頭）真的胖很多啊，我有把畢業紀念冊帶來耶，我那天回學校的時候高教授給我的（起身去拿過來）。

**李：**（翻閱）你看，我那時才六十幾公斤耶！

饒：你是不是班上最高的？

李：不是啦，還有一個電控系打球的比我高，又帥。（繼續翻閱），你看那時候大家有多瘦。

饒：（指照片）這張是在青草湖。

李：（指）這就是帶我們去看小電影的張家剡，那時後大家都瘦瘦的，那時候的學生可不像現在學生的體型。

饒：好像只有張家剡胖一點？

李：哈！大概因為他家境比較好，營養比較好。

問：照片裡女生好像不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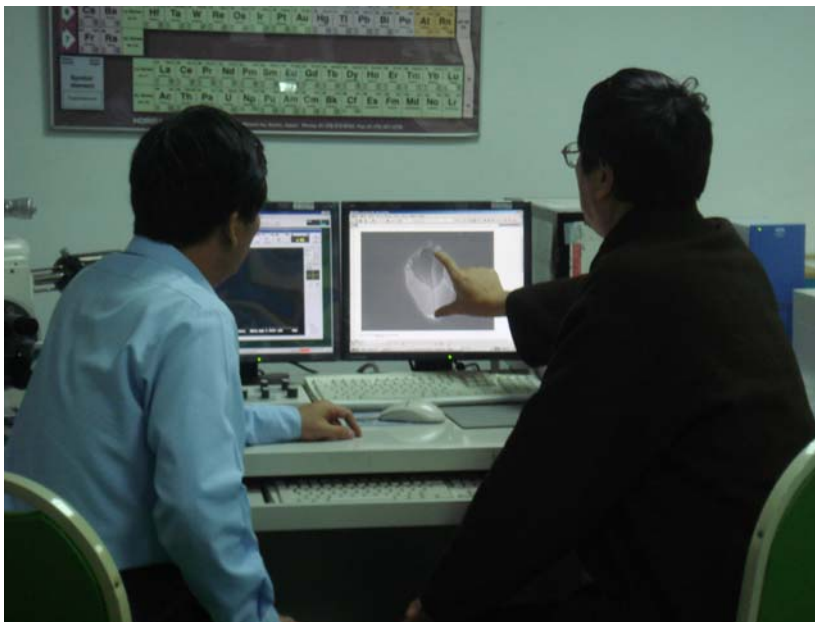
李：（澄清）那都是來聯誼的，不是交大同學啦！

饒：我覺得這麼多年下來除了外觀上，其他好像變得不多。

李：嗯…變老了。（笑）個性上大概就是沒那麼衝了吧！

問：對於現在在校學弟妹有沒有什麼建議呢？

李：努力的唸書，也要努力的玩，把握青春。



▲ 多年來的老搭檔

饒：我對我兒子是這樣講的，所以對其他學弟妹也同樣是這樣：大學是很特別的經驗，大學生活就是要多采多姿，不是只有唸書，所以只要不要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（笑），其他都可以去嘗試。如果他喜歡念到書卷獎我當然不反對，但沒有的話也沒關係，還有很多事值得去體驗。像他有抽到宿舍，我就鼓勵他去住，因為這是很特別的經驗。

問：那有沒有想對班上同學講什麼話？

李：這個嘛……希望大家都……（兩人異口同聲）身體健康，呵呵！大家都辛苦三十年了，要好好 enjoy life！友聲



VS.

